

WHERE MEN WIN GLORY

普利策奖得主、长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达两年以上的
《荒野生存》作者乔恩·克拉考尔又一鼎力之作

首度客观呈现**美国政府与阿富汗战争**三十余年的恩怨纷争
平实剖析**禁忌**题材，揭秘明星大兵死亡背后的惊人**内幕**

爱国者

一个美国大兵的死亡真相

[美] 乔恩·克拉考尔 (Jon Krakauer) 著

王鹏飞 主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WHERE MEN WIN GLORY

爱国者

一个美国大兵的死亡真相

[美] 乔恩·克拉考尔 (Jon Krakauer) 著

王鹏飞 主译

李扬楚 周好 黄巧 周峻玮 林安全 参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WHERE MEN WIN GLORY by Jon Krakauer

Copyright © 2009 by Jonathan R. Krakauer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ubleday,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2)第00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国者:一个美国大兵的死亡真相/(美)克拉考
尔(Krakauer, J.)著;王鹏飞主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
版社, 2012.7

书名原文: Where Men Win Glory

ISBN 978-7-5624-6741-0

I. ①爱… II. ①克…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8037号

爱国者:
一个美国大兵的死亡真相

AI Guo Zhe

[美] 乔恩·克拉考尔(Jon Krakauer) 著
王鹏飞 主译

李扬楚 周好 黄巧 周峻玮 林安全 参译
策划编辑: 王斌

责任编辑: 胡小京 版式设计: 李彦生

责任校对: 陈力 责任印制: 赵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83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东南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 720×1020 1/16 印张: 18.75 字数: 315千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6741-0 定价: 39.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序言

本书为《爱国者》的最终版本，其中收录的新编材料使主人公帕特·逊尔曼的悲剧故事更加深入人心，同时也让读者清楚地了解到，到底是谁在幕后操控，掩盖了残杀同胞的罪行。

以下针对修订背景作出说明，以便读者阅读。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总统就职几周之后，我于2009年2月整理出第一版手稿。就在出版前夕，我得知了一些重要细节，不过为时已晚。虽然无法对定稿再作修改，但是这些新的发现却不容忽视，那就是：美军试图向帕特·逊尔曼的家人以及社会大众掩盖他真正的死因。2009年9月，本书第一版面世后，我掌握了更多的新证据，证明军队高层官员的确操控媒体，刻意欺骗。首先，依照相关规定，一些未曾公布的细节终于曝光；另外，奥巴马总统提拔麦克克里斯托将军，统领驻扎在阿富汗境内的北约军队以及美军军队。随后，麦克克里斯托将军于2009年6月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出庭作证，在不经意间透露出几个破解谜团的关键点。

从宏观角度来看，本书中记叙的事实之所以能震撼人心，绝大部分原因在于：六年以来，主导一切的罪魁祸首竟然一直逍遥法外，甚至仕途顺畅，节节高升；目前，此人仍是位高权重，享受着荣华富贵。

乔恩·克拉考尔

2010年4月

楔子

当护航队终于撤出阿富汗马格拉的时候，年轻的中尉大卫·乌斯劳特极力隐忍住怒火，没有将个人情绪宣泄到手下的四十四名士兵身上。不过，他的愤怒是合乎情理的。在此之前的六个钟头里，他指挥的野战排被迫停在塔利班占领区的中心地带，因为队伍中的一辆悍马车抛锚，他就其处理方式与指挥总部争论不休。交涉结束后，乌斯劳特只好作出妥协，而且根据上级指示，他还必须在日落之前带领手下解决一系列棘手的问题。事实上，除非士兵们肯冒生命危险，否则这些任务绝对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这天的确切日期为2004年4月22日，乌斯劳特已经带领着部下在霍斯特省边境的农村地区整整搜寻了八天之久，他们的目标是逮捕藏匿于此的塔利班分子。这些战士们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行动，他们不得不在泥泞中睡觉，浑身被冰凉的雨水浸透，还在装备缺乏且食物不足的情况下攀爬陡峭的悬崖。有一次，一名机枪手饿得甚至趴到垃圾堆里寻找可以下咽的东西。即使情况如此艰险，这个精英排都没有丝毫的懈怠。

不幸的是，就在这天中午十一点半左右，崎岖的行路将野战排十一辆汽车中的一辆彻底损坏，这使得整排暂时搁浅在马格拉——一个主要由塔利班组织掌控的穷困村庄。悍马车的一对横拉杆都断了，以致两个前轮不受控制地朝反方向滚动。野战排的机械师判断说，这种程度的故障在行军过程中无法修复，于是乌斯劳特通过无线电联系总部，要求派遣一架直升机前来将故障汽车吊起空运回总部，这种工作对于CH-47支奴干双翼喷气式直升机来说并不陌生，悍马车这样的庞然大物在它眼里



就像是一只钛合金甲虫。

当天早些时候，队员们曾看到军队的CH-47支奴干中型运输直升机队从空中掠过，可总部告诉乌斯劳特，至少要九十六小时以后才能派出可用的直升机前往营救。

等待救援的计划泡汤以后，队员们提议拆除悍马车上的点50-口径机关枪，扯掉无线电通讯仪，然后用C-4炸弹炸毁整辆车，遗弃剩下的残骸，以防塔利班分子废物利用。但是乌斯劳特据以前的经验知道，在没有得到第七十五巡逻骑兵团最高指挥官批准的情况下，自行毁坏军用交通工具是严重违反规定的行为，即使只是一辆彻底没救的“FUBAR”^[1]汽车也不行。

下午四点钟，总部终于下达指示，命令乌斯劳特将其野战排巡逻队拆分为两个小队，其中一个分队应立即将损坏的悍马车拖至霍斯特仅有的一条柏油马路上，那条路位于一座远山的另一边。同时，另一个分队将朝反方向行进，目的地为距离马格拉四英里的一座小村庄马纳，在连公路都没有的偏远山区完成当天的任务：在该区域的每一栋建筑物里搜寻敌人匿藏的军火。指挥高层紧接着传来新的指令，警告乌斯劳特不要过分纠结于汽车问题，更不能耽误整个行军进程，至少要在日落之前到达马纳。

霍斯特是贾拉勒丁·哈卡尼的家乡。哈卡尼又矮又瘦，戴着一副金边眼镜，镜片像可乐瓶底一样厚，蓄着羊毛一样的硬胡须，长长地垂到肚子上。即使其貌不扬，哈卡尼的英勇事迹和军事才能使他在阿富汗广为人知，后来又扬名天下。作为阿富汗东部大陆的指挥官，哈卡尼是最得奥萨马·本·拉登信任的盟友。野战排游骑兵这天的任务是搜寻哈卡尼的网络基地，这是一座塔利班民兵和部族叛徒的训练营地。马纳是最后一处可疑地点，指挥部认为清理这座村庄的任务迫在眉睫，为了尽力配合后方基地官员在几周前拟定的计划，此次行动开展得越早越好。

事实上，乌斯劳特和他的部下同指挥部官员们一样热切，他们都希望早日搞定，因为一旦结束，他们就可以回到萨勒诺前线的作战基地，洗去一身的疲惫与污垢，修理交通工具，保养重装武装军备，享受一两晚踏实有好梦的睡眠，然后精神抖擞地重新出发。但是，野战排行动队员并不打算冒巨大的风险，去迎合那些指挥官，毕竟这些家伙只会躲在安全的前沿作战基地里，虽然他们对阿富汗战

[1] 缩写英文单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军方常用语。“FUBAR”指代“fucked-up beyond all recognition”——绝对无法修复。

场了解甚少，但却精通如何指手画脚。

乌斯劳特接二连三地发送了许多封电子邮件，言辞恳切但坚决地反对此次行动计划。这位24岁的排长尖锐地指出，暂且将其他问题放下不谈，单单此区域的山地地形就会阻碍两个分队间的通讯联络。另外，他认为减少前往马纳的人数也是非常不明智的行为。

作为军队最受重视的青年军官之一，乌斯劳特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西点军校，是学员军团的第一位上尉。2001年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总统宣誓就任时，乌斯劳特被选为阅兵队领队，带领方阵沿宾西法尼亚大街游行。之后，他离开军校，当上了第二骑兵营的排长，并很快赢得了手下将士们的钦佩。乌斯劳特严以律己，对于上级下达的命令很少置疑，但也绝不盲从。然而，此次他向指挥部要求重新制订作战计划的请愿被轻易驳回，对于原始命令，指挥部仅简单回复说：“毋庸置疑。”

中士杰德·雷恩是乌斯劳特的无线电通讯员，参与了排长与总指挥部之间的理论。他回忆说：“当时在场的队员都反对将队伍一分为二的主意，排长当然也不愿意，但是，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上级指示就是圣旨。所以，即使无奈，长官也只能选择听命行事。”

乌斯劳特终于妥协，当他把野战排分成两个分队时，离日落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了。下午六点，他乘坐领队的悍马车，带领第一分队匆忙驶出马格拉。第一分队负责向马纳进发，由两辆悍马车和四辆丰田轻型卡车组成，共载20名美军士兵和7名阿富汗民兵。由于没有平坦道路，第一分队选择沿一条干涸的河床行军，第二分队紧跟其后。两队在郊外一同行进，几分钟后，遇到一个三叉河口。乌斯劳特带领的第一分队左转向下游行驶，第二分队拖着废弃的悍马车右转朝上游而去。

20世纪40年代末，一位名叫弗朗西斯·里森的英国士兵曾在同一地区与叛乱军作战，他在回忆录中将这片地区的地貌特征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他写道：“易守难攻的丘陵地带并不适合山地战，因为军用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很难在悬崖峭壁或者曲折峡谷里前行。”60年后，里森的见解依然适用，这也就再次证明，乌斯劳特的队伍将面临极奇危险的挑战。

与第二分队分道扬镳之后，第一分队于当天下午6点10分到达一个峡谷入口，此峡谷距离分叉河口两英里半，下部侧壁十分狭窄。整个峡谷渐渐被阴影笼



罩，黄昏时分的凉意取代了午后的炎热，队员们在他们的防弹衣下添加了一件夹克衫以保暖。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鼠尾草的气味，临近村庄的炊烟袅袅升起。

在峡谷干涸之前，河水长年累月地冲刷着峡壁，凿成一条蜿蜒的峡槽。这就是第一分队前方的窄路，有的地方只比悍马车宽一两英尺。笔直的石灰岩峭壁把头顶上的天空夹在中间，只剩一条曲折的蓝色丝带。士兵们只有尽力后仰并深长脖子，才能看见峡谷上面的边缘。尽管河床上很是荒芜，但仍有一大片翠松生长在比峡谷底部更高的峭壁上，它们优雅地伸展着枝丫，沐浴在夕阳余晖中，银灰色的树皮和淡绿色的针叶尚在闪闪发亮。

这般壮丽的风景并没有因为行军的紧张气氛而失色半分，即使战士们在坎坷的河道里艰难行进，依然忍不住膜拜这大自然的神奇。对他们来说，这个峡谷是全霍斯特最令人啧啧称奇的地方，也许只有在犹他州的锡安国家公园或者北亚利桑那州的摩格隆莱姆才能见识这样的美景奇观。一位士兵评论说，那简直是攀岩的绝佳地点。之后，大多数士兵都将他们的注意力从自然景色上转移，更加专注于前方潜在的危险。

中士罗素·巴尔坐在第四辆丰田海拉克斯车里，他转过头去对驾驶座上的中士布拉德利·谢普菲尔德说：“这看起来就和电影里的场景一样，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阿富汗士兵常常埋伏在这种峡谷上面，偷袭从下面经过的苏联军队。”谢普菲尔德默默沉思了一会儿，他完全明白这番话的暗示，但他只是表情严肃地点了点头，然后拿出摄像机，透过布满污迹的挡风玻璃，记录下此次行程。

在接下来的20分钟内，车队在这幽静恐怖的峡谷里踽踽前行，极其恶劣的环境迫使车队以龟速爬行，悍马车的保险杠时不时在峭壁上摩擦。士兵们十分紧张，全身紧绷，时刻防范着从天而降的突袭。二等兵奥尼尔是队伍里的狙击手，他回忆说：“峡谷底部十分崎岖，遍布碎石。两旁的峭壁绝对超过一百英尺高，我得躺在车顶才能瞄准壁顶。”根据如此险峻的地势，奥尼尔必须完全平躺下来，通过M4卡宾枪的窥视镜来搜索峭壁上的塔利班士兵。

20分钟后，乌斯劳特的悍马车从西端峡口驶出，视野瞬间变得宽阔，眼前是一条三十码左右宽的砾石道，干旱河谷的两岸是种满玉米和鸦片的梯田，背阳的山坡上点缀着八九栋泥瓦房。衣衫褴褛的普什图儿童朝车队跑来，一边欢笑着一边挥手。被偷袭的危险性似乎已经降到最低。

但是片刻之后，从后方的峡谷里传来一连串的枪响和爆炸声。巴尔回忆道：

“我立刻转头望去，只见霎时间，后方硝烟满天，就像是《星球大战》里的激战场景。”峡谷深处飞出的子弹后面拖着深红色的痕迹，照亮了天空。这种特质曳光弹上装有烟火装置，子弹离开枪管时，烟火被擦燃，于是弹道画出亮红的轨迹，以便射手能及时调整，再次瞄准。驻阿富汗美军使用的机关枪在装弹时，每一轮的第五颗子弹都是曳光弹。相反，塔利班军并未配置曳光弹，所以巴尔立马明白过来，大喊：“我们的人被袭击了，应该是第二分队出事了。”

根据计划，第二分队应该已经驶到若干英里之外，正朝反方向拖运出故障的悍马车。很显然，在分头行动后，第二分队由于不明原因忽然掉头，而目前在半英里之外的峡谷里遭遇了偷袭。大卫·乌斯劳特和部下对于第二分队的变数毫无头绪，只知道一场激烈交战正在后方上演。

第一分队当即刹车，士兵们跳出他们的战车。队中军衔仅次于乌斯劳特的参谋军士名叫马修·威克斯，他因为前几年在伊拉克战场上的英勇事迹，被授予青铜星奖章。威克斯命令六名士兵各守住一辆战车，然后带领剩下的队员朝他们刚刚驶过的泥屋群奔去，爬上峡谷北面的山崖。威克斯告诉乌斯劳特说：“我将带人越过村庄，试试能否察看第二分队被袭的状况。”这也就意味着，他带领的小班队员不会远离，将保持在可视距离之内。

每个野战排通常由三个班组成，每个班有两个火力组，每组有至多六名队员。乌斯劳特在马格拉匆匆忙忙拆分野战排行动队的时候，他将威克斯负责指挥的第三班编入第一分队，将另外两班的大部分战士编入第二分队。为了保持两个分队人数一致，乌斯劳特又从第二分队中抽调了两人加入第一分队。其中之一刚好是上文中提过的二等兵狙击手奥尼尔，他年仅18，依然长着一张娃娃脸，也是整个野战排里最晚入伍的新兵。另外一位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帕特·逊尔曼，奥尼尔所属火力组的组长。

27岁的帕特入伍之前是全美橄榄球联盟（NFL）的强卫，他无疑是整个阿富汗战场上最有名气的美国大兵。2001年9月，当世贸大厦轰然倒塌时，他尚效力于亚利桑那红雀队。作为后防队员，他以强硬作风和威猛架势而闻名球场。帕特来自服役民兵世家，他认为，既然自己是一名身强力壮的成年男子，就有义务奔赴前线，为国效力；即使是受人欢迎的职业橄榄球明星，也决不能推卸公民义务。因此，2001年全美橄榄球联盟季度赛结束后，帕特毅然离开橄榄球场，放弃了价值360万美元的合约，准备积极投身战场。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作为一名普通的



美军步兵，保家卫国。比他年轻两岁的弟弟凯文·逊尔曼，在同一时间参军，碰巧也效力于由乌斯劳特指挥的野战排。

凯文在整个排一分为二时，被派遣到第二分队。而当帕特听到后方传来密集枪声和响雷般的爆炸声，他即刻意识到，自家兄弟在峡谷里遇险。中士马修·威克斯带领队员爬向山坡那一刻，帕特一跃而起，加入了行动。二等兵杰西·波特莱特回忆说：“帕特像火箭炮一样射了出去，几步就把我远远地甩在后面。哇噢，简直就是一头急火攻心的斗牛！他一面朝高地跑去，一面大声呼唤：‘快跟上我！奥尼尔！快跟上我！’”

奥尼尔本人回忆道：“帕特对我喊道：‘还等什么？兄弟们需要咱们！赶紧了！’他开始加速，我一直紧跟其后，寸步不离。”

通往村庄的道路沿着山坡往上延伸，底部始于一条溪谷，在海平面6 000英尺处。每一名队员都全副武装，他们穿着厚重的防弹衣，除了带着必需的夜视镜，驼牌军用水壶，手榴弹以及军火，另外还背负着60磅重的额外装备。在如此沉重的负担之下，队员们没跑几步就已经气喘嘘嘘了。可每多前进一步，就更能切身感受到前方战事的激烈，心急如焚的心情，使他们忘记了疲惫，继续向前。到达村庄时，他们并没有仔细检查每一栋房屋，而是迅速穿过这片区域，朝着前面的山崖顶部飞奔而去。

帕特是首先到达崖顶的队员之一，那里没有树木或其他植被的掩护。他花了短短几秒钟目测周围环境，匆匆越过山头，快步冲到几块巨石旁边，奥尼尔和27岁的阿富汗士兵赛德·法哈德紧随其后。虽然这些岩石的掩护作用微乎其微，但这个地点却能提供很好的视野，以便帕特和他的战友们清楚地观察河谷出口，他们预计第二分队即将从这里出现。

几分钟后，两辆战车飞驰出来，一个急刹，停在距离崖顶巨石80米的正下方，悍马车里的美国大兵跳下车来，抬头查看。帕特和奥尼尔都朝下面挥舞着双臂，想提醒同伴们，他俩正在高处掩护他们。就当时的情况来看，第二分队已经成功脱险，战况大致归于平静。可正当大家松懈下来的一瞬间，忽然，不知从哪里射来的子弹将帕特等人所在的山头打得尘土飞扬。

自从人类降临于世并聚成部族开始，战争就成为人类生存的必经之路。毫无例外的是，交战双方都会宣称自己为正义的一方，并且将死去的战士描绘成为了崇高事业牺牲自己的民族英雄。然而，被所谓的“火力支援”意外致死的事件

却难以符合这种虚构的情节，因为在现代化武器装备如此先进的今天，误杀几率极其之小。谎言撕裂了战争英雄的光鲜外表，暴露出掩盖下的实质。这提醒着人们，即使是代表着正义与光荣的战争，也无法避免暴力和残杀。所以当某士兵误杀战友时，军方通常选择掩盖事实，隐瞒详情，逃避真相，然后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仅将修饰美化过的消息公布于众。这就是历史的秘密，它注定将持续下去，成为战场上永恒的潜规则。一切恰如伟大的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在公元前5世纪所说：真相死于战场。

帕特牺牲之后，同行至阿富汗的战友们一致闪烁其词，甚至用谎言来搪塞来自社会上的质疑。这种回避事实真相的行为首先由政府高层私下授意，然后又由己方调查员帮忙掩护，将这场令人心碎的悲剧笼罩在罪恶的迷雾中。

军方调查组呈上一份几千页调查报告，其中某页记载的证词来自那位开枪误杀帕特的野战排行动队员，可他的说法却令人无法信服。他解释道，就在他朝帕特等人所在的山头射了一个十连发后，他从步枪瞄准器中看到两双挥舞的手臂。

“我确实看见他们举起双手示意，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停火信号。”所以他重新扣动扳机，再次十连发。这种解释根本不合理，纯粹是胡说八道。

另外一种说法是：2007年7月，美国联合通讯社发表了一篇报告，说法庭证据表明帕特曾被人从距离他35英尺以内的地方命中，而且是三次爆头。负责为帕特尸检的海军病理学家证实了这一说法。这篇文章在互联网和主流媒体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于是有人揣测，帕特其实是被黑手蓄意谋杀。

社会上广为流传的相关内幕也只是谣传，反而给大众带来更多的迷惑与不解。然而，也许这一切最大的谜团并不在于战士帕特战死沙场的详情，而是围绕着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军之前，观众们都崇拜帕特在赛场上展现的超常水平，以及与其矮小个头并不相称的精湛的后防技术。只可惜当帕特在全美橄榄球联盟的四年间，他效力于亚利桑那红雀队这支名气颇小的普通球队，所以他并没有博得太多铁杆球迷的支持。

后来帕特从亚利桑那红雀队退役，转而参军。为此他一夜成名，他的形象被塑造成“9·11”恐怖袭击激发的爱国主义者典型，然而这并不是帕特的本意。布什当局利用社会对帕特的崇拜，力图将他的名字和形象进行包装塑造，想以此来引起全球反恐热潮。事实上，帕特对于这种政府操控相当反感，一旦他正式参军，就掐断了个人与媒体的接触。可是主流大众对于橄榄球星的狂热并没被这位



球星的低调所抑制，当知道帕特选择毅然放弃光明球途和金钱地位，为了崇高事业与伟大理想奔赴战场时，大众对他的兴趣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媒体的宣传几乎没有涉及他的真实生活，铺天盖地的炒作仅仅关注那些对政府有利的闪光点，用马赛克将其他重要的事实遮掩起来。

由于缺少个人传记所带来的限制，帕特死后的形象被肆意塑造成各式各样，其中大部分都是仅以传闻为基础。右翼激进人士安·库特甚至宣称，“帕特身上体现的是共和党的政治理念”；左翼的卡通杂志编辑泰德·拉尔则在一幅四格漫画中称其为“白痴”，还将他夸张成一个以屠杀阿拉伯人为乐的狂徒。

无论是库特还是拉尔都没能真正掌握帕特的行为动机，除了他的家人和密友，没有任何外人知道这些秘密。

目 录

CONTENTS

[p1-p116] 第一部分
 一一—十七章

[p117-p192] 第二部分
 十八—二十六章

[p193-p234] 第三部分
 二十七—三十一章

[p235-p274] 第四部分
 三十二—三十五章

[p275-p282] 附言
[p283] 致谢
[p285-p286] 译后记



无论是前面的古人，还是后面的来者，都无法完全读懂历史。但人类始终误以为，生命的本质接近神圣，遥不可及。其实不然，它只是让有思想的人更加深刻，让普通人不再是行尸走肉。它不足以造就英雄豪杰，但神话若少了它，便注定消亡。卢梭称之为灵魂之力；阿伦特称之为世界之爱。它是吸引的根基，你也许会认为这就是魅力。这到底是神赐的恩典，还是人类的追求？也许两者兼具：那种光荣既不是与生俱来，也不是求而必得。然而拥有这份梦想，使人不禁更多思考、更广见识、更深感受；也使人更热情、更积极、更高调地活着，而不是仅遵神旨圣训。所谓的传奇都逐渐淡化，除了有血有肉，有悲有喜的奥德修斯和佩内洛普，那些真神的存在感都不再强烈，即使他们貌美超凡，永生不死。史诗巨作《奥德赛》中描绘的神祇并没有生命，他们仅拥有不朽；可正是因为不灭，他们的美德变得毫无依据，甚至不值得珍惜。如果无所失去，何所谓勇气与决心？

第一章

帕特·逊尔曼在他的军旅生涯中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那就是闲下来的时候写写日记。2002年7月28日，在到达新兵训练营的第三星期，他写道：“参军，毫无疑问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巨大转折，在军队经历的一切重要事件和所有相关决定都能完全改变一个人的生命轨迹。而我也曾面临了太多这样的机会，就像无数次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每一次抉择都至关重要，意义非凡。”写到此处，他笔锋一转，举出了几个例子。若让旁人推测，一定会以为他脑海里最重要的决定是投身军队，可事实出人意料，在日记里帕特将一件发生在他11岁时的小事列于首位。他写道：“听起来也许有些不可理喻，但当年那场少儿明星球赛确实是我人生的起飞点，尤其难忘的，是我在比赛中的一次成功鱼跃接球，它为我接下来的出色表现与自信心奠定了基础。这种情节似乎是老套的小说情节，但对于我来说却是真的非常重要。”

帕特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阿尔马登长大，这是位于圣何塞的一个高档社区。他从7岁起就开始打棒球，但凡观看过他投球或者击球的成年人都能发现他那非同一般的天赋。但是直到1988年夏天，帕特入选参加上文所述的明星球赛之前，他本人都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与生俱来的运动才华，他自己在球队也不受重视。在和其他名牌中学的棒球队比赛中，帕特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候补队员的长椅上。当教练终于指派他上场时，他抓住机会，以一记完美的本垒打和一次精彩的边界接球赢得了所有观众的欢呼。14年后，当他身处军营，回忆起上半生的点点滴滴，他依然认为那次接球对他人生至关重要，因为它为帕特建立强大自信起了决定性作用。

帕特于1990年被阿尔马登勒兰德高中录取，这座公立学校位于旧金山海湾，无论是从学术方面还是体育方面评估，它都位属顶尖之列。在就读勒兰德高中之前，帕特曾下定决心成为校棒球队的接球手，可是主教练保罗·乌真蒂告诉帕特，他还不具备加入校队的资格，只能到一、二年级的练习球队中去。乌真蒂教练的低估不仅使帕特深深失望，甚至还有些恼怒，所以他立即决定放弃棒球，转



而专注于橄榄球这项运动。这样的决定着实草率，缺乏深思熟虑，要知道，他开始接触橄榄球还不到一年时间，根本就是個愣头青。另外，他还在初赛的一次练习中被一名大个子队友压断了右腿的胫骨。

帕特出生在11月，年仅13就念高中的他，是勒兰德高中年龄最小的新生之一。不仅如此，他的个头也比不上同龄人，身高仅165厘米，体重55千克。当他告诉大家他即将放弃棒球去打橄榄球的时候，一位名叫泰瑞·哈德克的助教劝他坚持棒球，哈德克的理由是，帕特的体格实在不适合橄榄球。然而，一旦帕特制订了目标，就不会轻易动摇。他告诉哈德克，他一定会开始练习举重，以此来锻炼肌肉。他还向这位好心的助教保证，自己不只打算在高中打橄榄球，还准备在将来念大学时也坚持这项运动。可哈德克依然坚持说，此番选择绝对是一个错误，因为帕特的体型无论如何都无法帮他在橄榄球运动中赢得一席之地，别说大学球队，就是高中橄榄球校队也不可能。

然而，帕特对自身的潜力深信不疑，所以全然不把助教哈德克消极的预言放在心上。他不顾一切地参加了勒兰德橄榄球队的新生选拔，并且脱颖而出。那时候谁也不知道，6年后帕特将入选参加“玫瑰杯”大学生联赛，并在线卫的位置上大放光彩。再过上一年零八个月，他在全美橄榄球联赛中备受瞩目，开始了他辉煌的职业生涯。

弗里蒙特是一座地处圣何塞和奥克兰之间的自治市，它耸立在旧金山湾的东海岸边，有着24万常住人口，可若是与相邻的繁华都市一比，这座城市便相形见绌，显得默默无闻了。1976年11月6日，帕特出生于弗里蒙特。距离他降生的医院不远处，是一片热闹的商业区。这里面有药店、按摩诊所，还有各式各样的快餐厅，分布在一条四车道大街的两边。沿着著名的弗里蒙特大道有三四个街区，集中着一组看起来不怎么协调，却富有异国情调的建筑物：一间萨朗帕斯餐厅、一家阿富汗民俗地毯商店、一家南亚影院、一家阿富汗传统服饰店，以及一些阿富汗卡波布小铺。还有一家麦瓦德超市，货架上塞满成堆的豆沙、橄榄、石榴籽、姜黄、袋装大米和灌装葡萄籽油。一个引人注目的女子站在里面的柜台边等待着新出炉的巴基斯坦大饼。她戴着精美的头巾，身穿一件镶嵌着无数珠子的绣花背心。这座街区被称作“小喀布尔”，顾名思义，这里是全美国最为密集的阿富汗聚居区，并借由畅销小说《追风筝的人》闻名于世。

经初步估计，大约有一万阿富汗人居住在弗里蒙特市，另外还有5万人散居